方苞对韩愈散文的选编与批评

全 华 凌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方苞响应朝廷的号召,选编了《古文约选》,作为国子监教育的教材。坚持以“义法”为标准甄选散文,选取了两汉、唐宋大家的作品,重点选取了韩愈各体散文作品。贯彻以“义法”为原则对韩愈散文进行点评,认为韩愈散文“义法”精湛,源于“六经”,主张学行统一,发展了韩愈散文理论“文以明道”的观点。

[关键词] 方苞; 韩愈散文; 选编; 批评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9)05-0071-05

方苞是清代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奠基人,其散文理论主要体现在《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一至卷十二)和《方苞集外文》卷四《古文约选》中。方氏《古文约选》严守“义法”原则,选文、论文。该古文范本精选了两汉、唐宋四代散文,重点选取了韩愈的散文,对入选的韩文逐篇评点,体现了方苞评价散文的学术思想。

一 选编散文范本《古文约选》的目的

编选散文范本的目的是规范“群士”为文和为人。《古文约选》是 1733 年方苞应国子监祭酒果亲王允礼之请为就读国子监的八旗子弟选编的一个学习散文的范本。作为散文名家的方苞,严于散文规范,《古文约选》仅选两汉、唐宋八大家散文。方苞于《古文约选》序言曰:“太史公自序,‘年十岁,诵散文’,周以前书皆是也。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而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散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1]612 方氏选本序言梳理了清代以前散文创作历史,认为周代以前散文为后世散文创作树立了正确的创作方向,指出魏晋六朝散文大都是无用“藻绘之文”,而唐宋散文远接周汉,大家散文首推韩愈,以韩愈为旗帜。从内容和审美角度确定散文的概念,明确了散文的学术地位是“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方苞首次把韩愈除弊振衰的散文提高到儒家经典的高度。并强调“圣祖仁皇帝所定渊鉴散文,宏博深远,非始学者所能便观而切究也。乃约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之文,刊而布之,以为群士楷”[1]613。明确了《古文约选》的宗旨,选编此书是响应当时康熙皇帝的圣谕,目的是刊印此书作为当时天下“群士”做人法则,作文的圭臬。

二 甄选、评价韩愈散文的学术标准

坚持以“义法”为甄选、评价韩愈散文的标准。方苞选编《古文约选》,删除了魏晋六朝和元明时期的散文,只留下两汉、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而且选汉唐散文也只约取其中“篇各一事”之“其尤”者。对于具体的文章,方苞认为清代以前散文“义法”精深者“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且“于韩取者十二,于欧十一,余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据统计,《古文约选》共选文 639 篇,而唐宋八家文占 509 篇;又以韩、欧之文为最,韩文占 71 篇,欧文占 59 篇。方氏甄选散文,轻忽魏、晋、元、明,着重选取两汉、唐宋文章,是因为“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义法之精可见。”[1]613《古文约选》选文跨度逾千年,入选作者几十人,选文共 639 篇,其中韩愈的散文就选了 73 篇,占选本总选文量的百分之十一强,方苞如此认同和肯定韩愈散文,重点选取韩文,看重的是韩愈散文精于“义法”。

[收稿日期] 2019-09-16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韩愈散文接受对古代散文理论定型之影响研究”资助(编号:11YBA270)
[作者简介] 全华凌(1967-),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方氏评价韩愈各类散文都一以贯之坚持以“义法”为标准。其评韩愈的《禘祫议》曰:“反复周密,理正词质,说经之文,当用为程式。”[2]58 认为韩愈此文“反复周密,理正词质”,可谓抓住了韩愈论经文的特质,并认为可作为“说经之文”的标准形式,可为学习的典范。其《读仪礼》曰:“昌黎韩子读此,惜不得进退揖让于其间。然其辞以类相从,其义以合而见。而韩子乃分剟而别著为篇,则非吾所能知矣。(《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一)方氏认为韩愈在接受周代礼仪行为上存在不足,在“进退揖让”的行为上有所欠缺,但在文辞和义理上是符合周礼的。方苞对韩愈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固然知道韩愈曾因向唐德宗上书直言佛事,反对德宗佞佛,力劝德宗要以国政民生为重,因此得罪被贬潮阳。谨守君臣礼节的方苞,自然对韩愈此事有所不满,然其还是看到了韩愈上书直言极谏的目的是好的,是忧国忧民的,所以又说“然其辞以类相从,其义以合而见”,肯定韩愈散文“义法”的醇正与精湛。其《书李习之卢坦传后》曰:“退之自言所学,首在辨古书之正伪,然则文之义法,不独作者宜知之也。”方氏学以致用,以韩愈所言衡量退之自己的文章,提出了后世学者以“义法”为标准考察古人文章的“正伪”。何为文章“正伪”?在方苞看来,不独作者信息、版本信息、文章内容信息与原版完全一样为“正”,主要是指“义法”精醇的文章才是真“正”,反之,则为“伪”。

偶对韩愈文章中不切合圣恭的言辞进行了删汰和批评。其《书删定荀子后》曰:“昔昌黎韩子,欲削荀氏之不合于圣人之籍,惜其书不传。余师其意,去其悖者,蔓者,复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节,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芟薙几半,然间取而诵之,辞意相承,未见其有阂者也。”(《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二)方氏仿效韩子批评前代儒学大师的方式对韩氏书籍进行了删汰,“去其悖者,蔓者,复者,俚且佻者”,指出了韩文“五病”。认为在韩文“五病”中“悖者”最严重,居于“五病”之首。何为“悖者”?即与孔孟之道相悖离的言辞。其次严重的病是“蔓者”。何为“蔓者”呢?即为言说不甚切合圣言、游离于孔孟之道以外的文辞。其他三病“复者、俚且佻者”分别涉及文章逻辑和文风,“复者”,即重复的言辞。“俚且佻者”是语言风格俚俗轻薄。韩愈是汉儒后又一大家,其论经散文对唐代儒学作了全面检视,作出了较为系统地阐释,言说方式多有创新。方氏谨守“义法”,遵经重道,对韩愈论经文章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偶有批评。

三 认定韩愈散文“义法”之渊源

认定韩愈散文的“义法”渊源于周汉经典。韩愈散文理论的核心是“文以明道”,有多篇文章论及。其《答陈生师锡书》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3]731 其《答李图南秀才书》曰:“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3]725 又其《谏臣论》曰:“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4]469。以上 3 篇是今见韩愈论“文”与“道”关系最重要文章,特别是《谏臣论》明确提出了“修其辞以明其道”的主张。韩愈毕生致力所明之“道”,就是“孔孟之道”。其《重答张籍书》曰:“非好己之道胜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若不胜,则无所为道。”[4]562 尽管韩愈的文章中找不到“义法”这样一个概念,而“修其词以明其道”之“道”正是周汉儒家之道。方苞是清初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毕生致力于儒家经典研究,坚持以汉学辅助宋学、以训诂辅助义理的学术理路,其对“六经”都有研究发明,尤其长于《诗经》和“三礼”学,不仅选文、评文坚持以儒家正宗的“义理”为标准,还很重视汉唐散文的“原道”的经学本色。坚持以“义法”评韩文之得失,究韩文“义法”之源头,论六经之显隐,目的在于让清初“群士”学习,“始的然其有准焉”。

方氏认为韩愈史论散文源于周汉,其《书〈汉书·霍光传〉后》曰:“《春秋》之义,常事不书,而后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韩氏目《春秋》为谨严,故撰《顺宗实录》削去常事,独著其有关于治乱者。”(《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二)肯定韩愈《顺宗实录》“义法”之正统,渊源于《春秋》,不书常事,是“良史”的做法。后世学者对韩愈《顺宗实录》褒贬纷纭,以《旧唐书》为代表的贬者认为该书“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以朱熹《韩文考异》为代表的褒者认为“退之作史,详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其褒善贬恶之旨甚明。”方苞坚守儒家“义理”,弘扬宋学,接受了朱熹的观点,肯定韩氏《顺宗实录》叙事详略取舍的正义性。不仅如此,方氏还认为《顺宗实录》与孔子《春秋》笔法是一脉相承的,肯定了《顺宗实录》叙事立意“义法”的合理性。其《书史记十表后》曰:“十篇之序,义并严密,而辞微约,览者或不能遽

得其条贯,而义法之精变必于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准焉。欧阳氏《五代史》志、考、序、论,遵用其义法,而韩、柳书经、子厚语,气韵亦近之,皆其渊源之所渐也。"(《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二)《古文约选》选文范围限制很严,这里方氏肯定《史记》十表"义法"之精深,"义并严密,而辞微约",认为《史记》的立意、结构、语言三个方面在"义法之精变"上堪为后学标准,同时认为汉唐文章一脉相承,韩愈的"书经"在气韵上与《史记》相近,是《史记》"渊源之所渐"也。其《又书货殖传后》曰:"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显然可寻,惟太史公礼、乐、封禅三书。"(《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二)对韩愈该文评价很高,把左丘明、司马迁、韩愈三人并列,左氏、司马都长于记史,而方氏把韩愈与二位大家并论,可见方氏对韩愈史传散文的"义法"是十分肯定的,不仅肯定韩愈史传散文"义法"的正当性,也肯定了韩愈史传散文"义法"与《左传》《史记》的一脉相承。其《送高闲上人序》曰:"子厚《天说》似类《庄子》。若退之为之,并其精神意气皆得之矣。观高闲序可辨。"[2]1031 对比评价韩愈散文此篇与柳宗元的《天说》,提出了"义法"中更高层次要求"精神意气"。方苞既肯定了韩文深得散文"义法",又高度评价了韩文非后学及时人所能及的文学成就。方氏对韩愈的"志铭"史传散文有充分肯定,其评曰:"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1]615 认为韩愈很擅长"志铭",欧阳永叔和王安石也擅长"志铭",这里把"退之、永叔、介甫"并论,指出了欧阳修、王安石是受到韩愈的影响。对韩愈史传一类历史散文,方苞认为:"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1]615 方苞特别看重韩愈史传类散文中的"志铭",主要是看到了韩愈这类散文"义法"严谨,且能变《左传》《史记》的"格调",而"阴用其义法"。

四　批评韩愈学行不一,强调学行要一致

方苞的隔代尊师朱熹对韩愈从政、为学和为人有较全面而客观的评价。朱熹对韩愈总体上是认可的,其《答宋深之》曰:"韩子于道,见其大体规模分明。"(《晦庵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曰:"文公见得大意已分明,但不会仔细理会。如《原道》之类,不易得也。"[5] 朱熹肯定韩愈在经学上的造诣,在梳理儒家统序脉络上贡献,并感慨像韩愈《原道》一类文章"不易得也"。在《梅溪王先生文集序》曰:"于是又尝求之古人以验其说,则于汉得丞相诸葛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通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见其为人。"(《晦庵集》卷 7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朱熹对韩愈的政治人格是高度赞赏的,把韩愈视为唐宋两朝政坛文坛"五君子"之一,但朱熹对韩愈的道德修为颇有微词,"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朱熹对韩愈文章明道言道是赞赏的,但对韩愈体悟和实践道的本体功夫是否定的,批评的言辞很尖刻。

方苞学问私淑晦庵,对朱熹评价韩愈的观点多有接受,在多处对韩愈做学问和做人不一致作了批评。方苞批评了韩愈不当的职业观。其评《书韩退之学生代斋郎议后》曰:"异哉!韩子之议荐享,以为斋郎之事学生不得兼也。夫离道德与事物而二之者,末学之失也。古之教者、学者,精粗本末,未尝不相贯,虽洒扫应对,皆以顺性命之理,而况荐享以交于神明乎?稽之《尚书》《周官》《礼记》,割牲制祭,天子实躬亲之,其得于荐享者,非显诸侯则达官之长欤,贰乃以为贱者之役而儒生不得为。"方氏批评韩愈鄙视"洒扫应对、荐享"等从事体力的职业,认为国子监的儒生也应该德、智、劳相结合,既要精研"六经",也要掌握"洒扫应对、荐享"之类实用技术,要做到"精粗本末"、"道德"与"事物"相贯通,强调在日常实践工作中体会儒家的道德,践行儒家的道德,而不能培养理论和实践脱节的儒生。方氏也批评了韩愈的人才观存在极大偏颇。其评《书韩退之学生代斋郎议后》又曰:"呜呼!使学者舍其所当习,而攻其所不必习,末世之政祸民者非一端,而此其本也。射御战阵之不习,而以付与悍卒武夫;理财决狱之不习,而以委之胥吏,皆斋郎荐享之类也。……夫古者学有大小,而学道不分于精粗;任有大小,而人不分于贵贱。故于学无遗理,于人无抑材。自魏晋以还,尚浮言,别流品,而隋唐益厉之以科举,于是乎学者舍其所当学,而骛于无实之文词。习于此者,斯以为贤;得于此者,斯以为贵。……以韩子之智犹蔽于此,况以中材处晻世而能无眩乎?"方氏对魏晋、隋唐尚"无实之文词"、而轻实用之学问的教育观和人才观给予痛批,尤其对韩愈惑于大众之

陋见感到痛心疾首。方苞为何会如此痛心呢？回顾魏、晋、唐、宋的教育实际,方苞发现这几段朝代教育士人多“使学者舍其所当习”“攻其所不必习”而“尚浮言”,以“无实之文词”为重,实用紧要的“射御战阵”“理财决狱”却忽视了。认为朝廷应该让每一代精英人才学习掌握最实用的“射御战阵”“理财决狱”技能,教育才抓住了重点和根本,这也是每一个朝代培育人才最急需、最重要、最核心的关键。在方苞看来,对育人的暗昧,一般士人可以原谅,而韩愈作为唐代大儒、大教育家、政治家却也与众人一样惑于虚实之辨,祛实向虚,这是无法原谅的,也令其十分震惊。

批评韩愈谀墓崇官的庸俗价值观。其《赠太傅董公行状》曰:“此韩文之最详者,然所详不过三事,其俞官阶皆列数,而补辑宦迹,虚括相业。其为人则于序事中间见一二语。北宋以后,此种义法不讲也。”[2]1227 指出了《赠太傅董公行状》是韩愈行状类品评人物文章的代表作,是同类文章中最详者,概括了该文章所叙三件事“俞官阶皆列数,而补辑宦迹,虚括相业”,即三件事都是罗列传主官级、虚括传主的为官业绩,因此对韩愈的为人作了批评,并下溯这种恶劣文风对北宋的影响。

方苞呼应前朝尊师朱熹批评韩愈学行不一,同时自己在为人、为学中很注重学行一致,在文章创作中自觉融注韩愈散文“义法”精神。时人对方苞散文的评点中,也称引韩愈,以喻其作。如韩文懿公荧评价方苞的时文创作曰:“义理则取镕六籍,气格则方驾韩、欧。”[1]901 高淳人张彝歎进士评方苞时文创作曰:“探孔、孟、程、朱之心,撷左、马、韩、欧之韵,天生神物,非一代之珍玩也。”[1]902 时人从“义理”与“气格”两方面品鉴方苞散文跟六经和韩愈散文的内在联系。又沈廷芳也高度称赞方苞曰:“其义峻远,其法谨严,其气肃穆而味淡以醇,湛于经而合乎道,洵足以继韩、欧诸公矣。”[1]903 沈氏从“义、法、气、味”4 个方面鉴赏方苞的散文艺术价值之高,同时指出了其文与韩愈散文的密切关系。程夔震在《方苞文集》序言中曰:“先生之文,循韩、欧之轨迹,而运以左、史义法,所发挥推阐,皆从检身之切,观物之深而得之。”[1]903 程氏序言是方苞文集的总鉴定,从方苞散文的渊源继承方面,肯定方苞为文宗法韩愈,循韩、欧之轨迹,也深得韩文之精神,并且指出望溪文“所发挥推阐,皆从检身之切,观物之深而得之”,即谓望溪文都是来源于自己日常为人处世恪守“六经”和对事物的深度观察。

方苞研习韩愈文章,把韩文“义法”精神融贯于自己的散文创作的同时,更注重以韩文“义法”精神教育后学,激励后学。刘大櫆携文章请教方苞,方苞阅后对人赞曰:“巨功贵人皆惊骇其文”、“以为昌黎复出”[6]625。方苞后来多次称赞刘大櫆为“今世韩、欧才也。”(姚鼐《刘海峰先生传》)乾隆十四年(1794 年),方苞卒,刘大櫆恸哭,并作文祭奠自己的老师,“不材如櫆,举世邪揄。公独左顾,栽植其枯。雝之灌之,使之荣荟。提之挈之,免于饥驱。诱而掖之,振聩开愚。卒令愚钝,积识夷途。”[6]338 刘大櫆在祭文中对恩师辞世,十分悲痛;对恩师的栽培感恩戴德,祭文中说到了恩师殷切教育自己“提之挈之,免于饥驱。诱而掖之,振聩开愚。卒令愚钝,积识夷途。”就是讲恩师方公在举世诋毁刘大櫆时,是方公发现了大櫆的才华,并辛勤教育,常以“韩、欧”称誉大櫆,大力培养奖掖,终于使大櫆成材成名,为康乾年间今世韩昌黎。在方苞的诱导教育下,刘大櫆完全接受了恩师望溪公论文、为文务求“义法”的观点,在《论文偶记》中对韩愈也称赞有加:“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尽者尤佳。意到处言不到,言尽处意不尽,自太史公后,惟韩、欧得其一二。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欧阳子逸而未雄,昌黎雄处多,逸处少;太史公雄过昌黎,而逸处更多与雄处。”[7] 刘大櫆评文一向重“义法”,很有自己的心得和发明,此处论文从传统的“言、意”关系角度,描述了文章“义法”运用的“雄”与“逸”两种审美风格,眼界实有超越其恩师方苞之处。

方苞毕生致力于儒家正统思想的研究与传播,对“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推崇备至,尤其推崇韩愈之道,又推陈出新,把韩愈的“文以明道”理论加以提纯凝炼升华为“义法”原则。方苞探源溯流,明确“义”之根,“法”之本,并始终坚持以“义法”原则选文、评文、作文和培育人才,成绩斐然。

[参考文献]

[1] [清]方 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 吴孟复,蒋立甫.散文辞类纂评注[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3] [唐]韩 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 6[M].刘真伦,岳

珍,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0.
[4] [唐]韩 愈.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 4[M]. 刘真伦,岳珍,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0.
[5] [宋]朱 熹. 朱子语类:卷 3[M]. 北京:中华书局,1999:217.
[6] [清]刘大櫆. 刘大櫆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 [清]刘大櫆. 论文偶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8-9.

On Fangbao's Selected Works and Criticism for Hanyu's Essays

QUAN Hua-l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Fangbao selects and compiles Guwenyuexuan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Imperial College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of Central Government. He selects works from those of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and Tang Song Dynasty, different kinds of Hanyu's essays in particular. He carries out the principle of morality and laws to criticize Hanyu's essays, thinking that morality and laws of Hanyu's essays are excellent and derive from Six Classics. He also has the idea that Hanyu's essays advocat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develops the view that articles must state the truth of Confucianism, which is the theory of Hanyu's essays.

Key words: Fangbao; Hanyu's essays; select and compile; criticize